

# 伉俪两院士 同桌一辈子

何炳林（1918.8.24—2007.7.4）和陈茹玉（1919.9.24—2012.3.11）夫妇，一位是我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一位是我国农药研究的先驱，两人自从1938年入读西南联大化学系，同窗共事70载，直到2007年7月何先生离世。2012年3月，这对离别五载的伉俪院士，终于又在天堂团聚了。

## 撒手人寰去 夫妻“重逢”时

“何先生去哪里了？”

“您又忘了，何先生已经走了。”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已经走了五年了。”

“哦。”

这是陈茹玉生前最后一次问起丈夫何炳林，也几乎是她和保姆韩阿姨最后的对话，之后，她就陷入了深深的沉默。韩阿姨知道，她一定是又想何先生了。当晚，陈茹玉发起高烧，体温一度达到39.8℃。高烧引发心力衰竭，陈茹玉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她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出来。

何先生去世后的这几年，陈茹玉都是断断续续在医院度过的，严重的尿道炎和脑萎缩困扰着她，使她丧失了近期记忆，经常会像这样问起何先生。她甚至只能记起三个儿子的名字和模样，而对儿媳和五个孙子感到陌生。可是，那些艰涩、深奥的化学问题却像是刻在她生命中的烙印，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在病床上还一直坚持为学生指导论文。



何炳林院士与陈茹玉院士

最近一年，陈茹玉的身体愈发差了，只吃很少的东西，依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中间发生过几次险情，但最终都化险为夷，所以这一次，大家也都以为她能扛过去。家里对后事毫无准备，而她也没留下任何遗嘱。她走得太过突然，韩阿姨至今回忆起来还会哽咽流泪。“我服侍她11年了，先送走了何先生，现在她也走了，我心里空了。”韩阿姨说，在医院时，陈茹玉经常说梦话都是在给学生上课。每隔几天，她都要催促韩阿姨去元素所看看有没有新的信件，取回来之后，她会一封封地拆开阅读、回复。

“母亲一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的科研事业和她的学生。”陈茹玉的小儿子何振宇眼圈红红的，在美国接到大哥何振民的电话后，他马上到研究所请了假，和二

## □ 名师轶事

哥何振墀搭乘了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国，飞机起飞2小时后，陈茹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在飞机上对此一无所知，下了飞机打开手机就要往医院跑，大哥却告诉我‘妈妈已经回南开了’，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

何振宇说，父母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平时在家就各自守着书桌看书，教育孩子只能利用饭桌上的那点时间。“他们做学问需要很安静的环境，我们小时候都不敢带同学到家里来，因为只要闹一点他们就要出来批评了。可学生上门时，他们总是眉飞色舞地跟学生讨论论文什么的，我们哥仨都觉得，他们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要好得多。”

### 知君复知卿 相识不相离

3月15日15:00，陈茹玉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天津市北仓殡仪馆仙苑厅举行，仪式过后，陈先生的骨灰将存放在这里，和何先生摆在一起。没有豪华的墓地，也没有豪壮的碑文，风雨牵手一甲子的两位知己，就这样相互守望。

1938年，何炳林、陈茹玉分别从广东和天津来到昆明，两个年轻人在西南联合大学的相遇，拉开了他们一生比翼齐飞的序幕——1946年，两人由同窗结为伉俪，一同来到南开大学化学系任教；1947年和1948年他们相继到美国继续求学，1952年两人同时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1956年，他们一同冲破重重阻挠返回祖国，同时在南开大学任教授；1980年，这对夫妇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双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读书、任教、出国、回国，从相识的



何炳林、陈茹玉的结婚照

那一刻起，他们始终保持步调一致，风雨同舟，不曾分开。何炳林曾说，他们的缘分是“上帝帮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的飞机却时常侵扰西南联大，有时一次就把四十多发炮弹投向这个校园。国难当头，师生们怀着“中兴业，须人杰”的志向刻苦读书。何炳林和陈茹玉所在的化学系一年只收30人，毕业时只剩15个，其他15个就被刷掉了。在这样的压力下，苦读中两人的爱情萌芽了。

班里的30个人，25个是男的，漂亮的陈茹玉吸引了不少男生的目光。但专心用功读书的她，对这些爱慕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直到何炳林通过几件小事走进她的心里。当时，何炳林和陈茹玉共用一个实验台。一天做实验时，陈茹玉没有量桶，就找对面的何炳林借了一个。敏感的何炳林将此理解为“暗示”，顿时勇气倍增。此后，他会偶尔去找她一起“做题目”。那时，其他系还有几个人也去找陈茹玉，一次“狭路相逢”，一个人踩了何炳林一脚。陈茹玉马上就把这个人给否定了，同

时对没有回踩的“老实人”何炳林刮目相看。此后，二人“做题目”的机会更多了，在互相帮助的学习氛围中开始了他们的爱情。

大学毕业后的第五年，何炳林和陈茹玉结婚，双双留在南开大学任教。

1947年，何炳林为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远赴美国留学。一年后，陈茹玉抛下半岁的儿子——与父亲还未曾谋面的何振民，也把目光投向了那里，母子一别就是八年。

事后，陈茹玉曾经“狠心”地说，分开的那一刻，自己丝毫不感觉心酸，“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更重要，让我在家里看孩子，这一辈子也甭想”。

### “锦书”寄学长 万里归乡梓

“等解放了就回来。”夫妇二人出国时都说，深造是为了学成报国，但他们不曾预知，回国的路竟然走得这样艰辛。

新中国成立时，陈茹玉已经考入了何炳林所在的南加州大学，两人再次同窗共读。他们还参加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它是在周恩来运筹之下成立的进步组织，主要工作是协助中国留学生回国。陈茹玉到美国的第二年，他们的二儿子出世了。陈茹玉在孩子出生几天后便出现在了实验室。为了通过两门外语的博士学位预试，清早起来，他们轮流一手抱小孩，另一手拿着德文或法文书学习。那时，他们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就这样，不到一个月，他们的两门外语都通过了。

三年后，夫妇俩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准备回国。怎料中美双方在朝鲜半岛的激战正在进行，这场战争使

中美两国的关系降至冰点，美国政府规定，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不准回国，违者将判五年监禁。何炳林和陈茹玉的回国申请多次遭拒，移民局甚至扣押了他们的护照，并谎称“扔掉了，没有了”，陈茹玉却一点都不怕，说“没有我也要回国，你再给我弄一个来”。他们因此被怀疑是中共党员，住宅曾被搜查。

回国的愿望成了泡影，何炳林只好到美国纳尔哥化学公司工作。他的才干和优异的工作成绩受到公司的重视，被聘为高级研究员。公司一年晋升他两次，加三次薪，他却表示“不管给我多少钱，都留不住我”。于是，他一面工作，一面四处奔走呼吁，继续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书。美国移民局因此多次对他们夫妇进行审讯，并明确表示不准他们回国。

1953年秋，何炳林得知中美将在日内瓦进行停战谈判，便与十几位同学和朋友联名给南开校友周总理写信，要求回国。1954年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时，他们向国际知名人士呼吁，配合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与美国代表团的谈判，抗议美国阻挠他们回国。经过多轮谈判，1955年春，美国政府终于同意他们回国。

临行前，美国国务院寄来永久居留美国的申请表格，企图“动摇军心”，何炳林毫不犹豫地信把信撕毁了。当时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封锁、禁运政策，夫妇二人还是想方设法把平时搜集的大量科技资料化整为零，分期分批地寄给国内的亲友。他们还用自己的积蓄买回了国内工作急需的仪器和化学试剂，装在一只破旧箱子里。海关移民局注意到他们有这么多行李，就说要逐一检查。何炳林害怕了，情

## □ 名师轶事

急之下，他给了检查人员10块钱，终于顺利过境。这或许是何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走后门”。

1956年，何炳林和陈茹玉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踏进国门、看见国旗的那一瞬间，陈茹玉流泪了。早年挥别幼子她没有哭，后来何先生过世她也没有哭，但这一次，她情难自禁。

### 不开“夫妻店” 各垦“处女地”

终于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何炳林和陈茹玉第一时间来到母校南开大学，并在恩师杨石先的邀请下，同时进入化学系担任教授。夫妇二人住进了东村一所简陋的平房小院里，开始了中国科学家的生活。

世人皆知，何炳林以研究离子交换树脂和吸附树脂著称，陈茹玉则以研究新农药和具有生物活性的有机磷化合物闻名。殊不知，他们曾经都是农药研究领域的翘楚，完全可以一路携手并肩走下去，后来“分道扬镳”全是为了祖国的需要。

何炳林曾开玩笑说：“都搞一个专业，不就成了夫妻店了？‘近亲繁殖’不利于学术发展。发表论文时一篇文章有两个人的名字，多不好。”

在美国时，何炳林在公司研究农药及用于水处理的药物。回国前，有同事要他帮忙买离子交换树脂，何炳林写信去买，结果接到回信说这个不能卖，因为是不能带出境的国防用品。于是何炳林展开了调查，得知这种树脂可用于提取原子弹的原料——铀。他决定不搞农药了，而是改为研究离子交换树脂，因为“美国有原子弹，中国也得有原子弹，才能不被欺负”。回到南开园，何炳林利用带回来的

当时国内不能生产的5公斤二乙烯苯和10公斤乙烯，开始了我国最早的离子交换树脂研究。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成功合成出世界上当时所有主要的离子交换树脂品种，其中就包括苯乙烯强碱201树脂，为我国国防部门成功提取核燃料——铀、为我国原子能工业的诞生、为我国首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都作出了卓越贡献。1958和1959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到南开大学何炳林的实验室和生产车间视察。何炳林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

1981年，何炳林以63岁高龄开辟新的事业，成为首个在生物医用高分子领域发表论文的中国人。研究方向拓展到生物医用材料后，何炳林主持研制出一系列高选择性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材料。南开大学开发生产出远销海外的微米级固相有机合成载体，成为世界上同类产品的两个生产基地之一。何炳林的工作大都具有开创性，正是这些开创性工作奠定了他的大师地位。直到今天，离子交换树脂技术仍是我国高分子工业里唯一无须引进的技术，且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

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却又有不同的工作内容。他们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但又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回国后，陈茹玉在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的安排下，为了国家大办农业的需要，开始了她毕生从事的有机磷化学和农药化学的研究工作，并筹建两个研究室。当时，我国的农药化学事业基本是一片空白，而果树蔬菜的虫害十分严重。在陈茹玉的带领下，终于合成了效果很好的有机磷杀虫剂“敌百虫”，和防治小麦锈病的“灭锈一



号”。这些研究成果投入生产和使用后，填补了我国农药的空白，也为我国遭受严重病虫害的农业挽回了巨大的损失。1962年，陈茹玉作为全国唯一的一所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也创建了国家第一批重点学科、第一批博士点、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第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农药工程研究中心。

陈茹玉说过，“当时国内元素有机化学研究还是一片处女地，我是根据国家需要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的。”上世纪70年代，防除野燕麦的“燕麦敌2号”、除草剂“磺草灵”、植物生长调节剂“矮健素”都在她的手中相继问世。80年代，她更上一层楼，不仅研究成功能使

大豆、花生等作物产量增加10%到30%的“七八四一”号植物生长调节剂，她所在的元素所也成为我国唯一的农药筛选中心。此外，她还进军天然产物农药的研究领域，努力闯出一条创新我国农药的路子来。

每周一三五的早上，准点来到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上班，这个习惯陈茹玉一直坚持到86岁。在85岁高龄时，她还带领着一个博士和硕士的团队，进行抗癌新药物的研究。她认为，癌症是世界上最难治的疾病，植物病毒则是农业上难解决的病害，从事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是21世纪“人口与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

原载《每日新报》2012年3月17日，  
作者王虹

## 罗哲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几则旧事

○王 凯



1947年，罗哲文在清华大学

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近日驾鹤西去。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的嫡传弟子，中国营造学社无疑是罗哲文一生

事业的起点。他是营造学社招收的最后一名工作人员，也是营造学社培养的最后一名古建筑专家，同时又是学社的重要见证者。

### 初入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是一家以中国古代建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私立学术团体，名称中的“营造”二字即出自宋代土木建筑家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一书，学社创始人均为前北洋政要朱启铃。

学社成立后，朱启铃先后延聘了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一批受过系统建筑